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一位朋友发来微信告诉我，他在某媒体看到一份重要的宣传稿里，又把“弹街路”写成“弹咯路”。“弹街路”写成“弹咯(格)路”，这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怪事。2006年11月参加首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时，我的论文就是专门分析“弹咯(格)路”错在哪里的。后来发表的《路、街、路、弹街路》，还被收入“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语言文字周报》也以《褚半农说街路、弹街路》为题，挂在公众号上作为正解。这些年来，咨询我正确写法的朋友也已记不清有多少了。

《周报》上的文章，主要是从组词的角度来阐明为什么“弹咯(格)路”是错的。本文则从“弹街路”在政府文件中的名称来确定词语的正确写法。

1927年7月，上海成立特别市后，市政府就认为市内道路“不适合现代交通之需要”，并决定翻筑道路，为此对全市的道路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是，当年只有柏油路、砂石路、煤屑路等5种道路，总长也仅21570公尺(米，本文保留当时长度单位)，尚未有水泥路。这5种道路中的第4种便是弹街路，总长3871公尺，占17.95%。1931年至1934年的《上海市市政报告》第五章“工务”中，对现有道路种类及长度作了统计，市中心区的道路有柏油路、弹街路、泥土路等5种，总长为116283公尺，其中弹街路8129公尺，占比6.99%。如果加上闸北、沪南和浦东三个区的统计，即全市的道路总长共617637公尺，而弹街路竟

有311403公尺，占50.42%，可见当年在上海，弹街路是主要道路。

薛理勇先生2008年3月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称他看到当年政府文件里写的也全是“弹街”“弹街路”。原文是：“我应上海市政建设局之邀，帮助整理他们的旧档案，在1949~1960年间，上海市政建设局为改善上海市政和市民出行方便，铺筑了许多‘daigalu’，在他们的施工报告和记录资料中一律使用‘弹街’或‘弹街路’。”这段话含有三个信息：一是材料来源为政府文件，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时间跨度1949年至1960年；三是“全是”。如果将我的早期资料和薛理勇的资料综合起来就可知道，在1927到1960年的这33年里，“弹街路”一直是政府部门文件使用的规范词汇。而实际使用，肯定要大早于1927年。实际上，在原松江府方言中，至今仍是这样称呼“弹街路”的。另外常用的还有“街路”一词，而“街路”恰恰是“弹街路”的中心词。说到弹街路，必然要说到街路。弹街路，是从街路来的，街路，又是从路来的。语义知识告诉我们，汉语组词有个原则，即先有中心词，添加前缀或后缀就成了个新词。如再添加前缀或后缀，又成另一个新词。但还有一个原则，不管是添加前缀还是后缀，产生的新词必是有这样东西的，或者说，是客观存在

的。路，添加不同的前缀，可组成“马路”“官路”等，添加“街”成街路，因为吴地一直是将街道称“街路”的，明清、民国文献可提供足够的书证，就是说，“街路”是有的。再加前缀“弹”成“弹街路”，也是有这种路的，是指铺上小石块的街道，也是政府文件中确指的一种道路类型。民国时，上海居民还把新出现的铁路称为“铁马路”。反观“咯(格)路”，哪里有这种路呢?“弹咯(格)路”也一样。“是”已成非，积习难改，公共语言空间不时出现不准确表达的干扰。表达准确，史有记载，流传有序的方言词语说三遍：弹街路！弹街路！弹街路！

“弹咯”还是“弹街”

褚半农

上世纪80年代，某歌手在上海市青年吉他大奖赛自弹自唱中过五关斩六将，获一等奖，很快走红。这种自弹自唱的形式很独特，风靡了整个上海滩。受此影响，满大街都是玩吉他的青少年。一些有经营头脑的音乐院校退休教师纷纷打出三个月包教包会的诱人小广告。我和弄堂里的一帮乐迷，就是在这样的“速成班”里学会弹吉他的。

初出茅庐，我们当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敢在外公开“露脸”，只能几个人结伴到住宅比较大的同好那里，勤学苦练弹奏技艺。两年后，指法灵巧娴熟了，弹奏技巧及演奏水平也大大提高，感觉那点活可以显山露水了，便想找个平台展示我们的才艺。

那个盛夏，我们弄堂口那个十字路口四面通风，纳凉居民常常把这块三五百平方米的风水宝地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四人吉他组合都觉得这儿人气不错，就选在这儿表演。没想到，初试牛刀，就赢得了居民的阵阵喝彩，尖叫声此起彼伏！

我们棚户区有几千户人家，喜欢弹吉他的小伙子也不少。有人看到我们演出时的火爆场面，心里不服气，也搞了个三人组合或五人组合，公开向我们“挑战”。当时，这种演唱形式有一个粗鲁的名称，叫“斩琴”，非常流行。比试谁怕谁？于是，两对人马约好时间，一决雌雄。

“斩琴”关键还是选歌。歌选得通俗好听，大伙儿就欢迎。裁判就是现场围观的居民，你的歌吸引人，居民就会为你吆喝。谁吆喝声多，谁就赢了。

那天，我们两对人马排成两排，拉开一定

距离，身后都是各自弄堂里不请自来的啦啦队，场面有点像现在电视台综艺栏目收视率颇高的歌唱PK节目。我选的都是台湾校园歌曲，通俗好听又好唱。对方在选歌方面明显有些不自量力，水平也明显差我们许多。尤其当对方唱起当红的日本电影《人证》主题曲《草帽歌》时，气息的运用以及发声方法都没有掌握好，唱到高声区时，一个个像是被卡住脖子的老公鸭，全是白声。居民们起哄，要求换歌。而我们因为选歌到位，人人发挥得很好，赢得了阵阵喝彩。尤其当我们四人通通从座位上站起来，演唱琼瑶阿姨的电影《聚散两依依》主题曲时，场面顿时沸腾起来。那热烈的尖叫声此起彼伏，我们不得不再加唱两首歌才算了事。

后来，那块风水宝地成为我们独家表演的平台，只要我们在哪儿表演，观看演出的居民就里三层外三层。其他弄堂的吉他组合来这儿演出，往往是小猫三只两只，我们四人吉他组合都比较低调，懂得尊重人，不因因为每次比赛都是赢家，而去贬低别人的演奏水平。相反我们会将输家的优点无限放大，让居民们也多多支持他们。这些对手见我们不但琴弹得好，修养也不错，后来也都成为我们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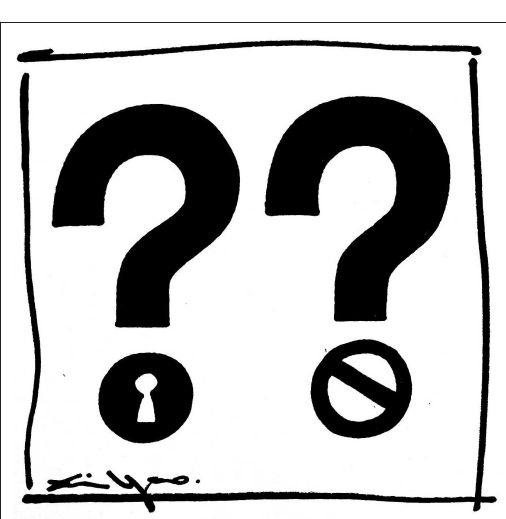
在多次的演出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弹唱水平越来越棒，在朋友圈里也就有了些名气，时常会被一些好事者邀请到其他地区去“斩琴”。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在炎热的夏夜里，为自己弄堂的居民们演出。假如在演出过程中，看到自己心仪的女生也在人群里目不转睛地观看时，我们便会更加神采飞扬地弹唱着。那情景，简直是“酷毙了”！

「斩琴」往事

邵凌



夜光杯



郑辛遥
智者能解决问题，智者预防问题。

如果在二十四节气中搞一次评选，我会毫不犹豫把票投给冬至。

人们还想在气温适宜的秋天多待几天，冬天便迫不及待地宣布“立冬”，随后又是“小雪”，又是“大雪”，不断清除秋天的痕迹。它趁太阳的直射点逐渐移向地球的回归线、日照时间日益缩短之际，硬是用无形的手，把秋霜染成五颜六色的树叶，一片一片击落。它还时不时刮起北风，让气温下降，逼迫人们翻箱倒柜找出冬衣。你试图反抗，它就让你感冒发烧，甚至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一时间，寒风瑟瑟，万物凋零，野外的行人和林中的鸟儿，跟树叶一样，日见稀少。

但是现在，冬至来了！至者，极也，最也，冬至是一年之中白昼最短的一天。物极必反。正因为最短，才会转而变长。冬至过后，太阳渐渐向北回归线移动，我们北半球的白昼由此开始慢慢加长。“吃了

冬至又至

杨斌

冬至饭，一天长一线”。冬至之后，尽管还有“小寒”、“大寒”，但是有阳光就有温度，越来越长的白昼，终将变寒为暖春！

每年临近冬至的那几天，早上7点半左右从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人们都会看到这样一幕：长安街两旁的车辆齐刷刷地停下，给升国旗的队伍让路。大家都静静地看着年轻的战士踢着正步，从天安门城楼下的门洞出来，穿过长安街，迈向天安门广场。冬至过后没几天，还是那个时间，再经过广场，五星红旗已高高飘扬！

在冬日白昼越来越短、气温越来越低的时候，冬至就像一面缓缓升起的旗帜，让我们看到了黑夜和白昼此消彼长的拐点，看到了天气由寒转暖的希望，甚至看到了尚在远处的春光。所有乐见阳光、向往春天的人，莫不欢之迎之！

午后，太阳出来了，一路向西。路上，有黄亮亮的叶子。走到湿地公园，已是满身薄汗，倒杯开水，找把背对太阳的椅子坐下，椅子后面有棵瘦瘦的树，阳光把我的影子和树的影子弄得很亲密。

芦苇在风中沙沙地响，苇絮乱飞。有一种很小的鸟雀成群结队地在芦苇里飞一阵停一阵，欢喜地叽叽喳喳。有白头黑背褐肚白翅膀尖的鸟儿喜欢单飞，东飞飞西停停，正要拍它，又飞走了。

芦苇荡里有几个打扮时髦的阿姨，提了大包小包的衣服、丝巾在那里换着拍照。她们很开心，我看着也开心。

一保洁大伯路过我身边，找话说：“今天的太阳很好啊。”我：“嗯。”他：“你一个人出来的啊？”我：“嗯。”他：“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我：“蛮好啊。”他哈哈一笑：“蛮好的。”

大伯每天在公园里来来回回清扫，每天来来回回走一样的路，看同样的景。他肯定看厌了。他肯定也寂寞。不然怎么会对一个陌生人无话找话？

无题

红萍

阿李算不得漂亮女子，白皙的圆脸，肉泡眼，略微丰腴。但她用一支银簪将如瀑的长发绾起，一针一针编织毛衣的时候，一低头温柔，真像一朵娴静的白兰花，好美。可见美人在骨不在皮。吃过午饭休息的时候，办公室其他人不是玩游戏，就是下棋看电影，而阿李戴着耳机听书、听音乐，手里总是不停歇地织着手工，四季不变。

一开始还有人笑话阿李，90年的小年轻，居然爱织东西，不好去买啊，方便又好看。阿李柔柔地回了一句，我又不急的。

去年冬，阿李织了一副羊绒手套送我。我的天！又糯软又保暖。一个个半截手指头，可见是费了功夫的。烟灰的手套，面上绣了娇黄的小花，比买的还好看。某次阿李听我说，晚上躲被窝打字手还是冷。我非常感动。我说年少时，第一件织物就是手套，还是用老妈旧毛衣拆的绒线。阿李听了将笑意

前阵子，父母接连生病住院，在医院陪护时看到和听说的一些事，引起了我对生活、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

有个老太太因高血压摔倒在地，髌关节拉伤，幸好没其他问题。老伴把她送来，一开始看上去神情凝重，得知并无大碍后，开始“嘲”她：我30多岁第一个老婆死了才娶的你，听说你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还有机会再娶一个，居然没事。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打麻将手气好得很。你不打那个电话，这一星期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看着这俩老带笑拌嘴的样子，一旁的我想，这对老人感情肯定好得很，生活的风风雨雨，都能笑对。

一天下来，就俩老一直在医院呆着，也没有子女赶来，连个电话慰问都没有。有人猜测他们或许是孤寡老人，后来得知，他们有8个儿女。前任生了5个，两人重组家庭后又生了3个。护工来关心问，老太太顿了一会才说：“各有各的事要忙，不打算告诉他们了。我们从来都是自己进医院，出院了他们都不知道。”

有一晚，急诊室送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爷，突发脑溢血，急需手术处理。老人60岁丧偶，一年前经人介绍了个小小十岁的阿姨，他们打算结婚相伴到老。他还有个女儿，那天在外地出差。抢救及时，老人只是轻度中风，但右手右脚活动受限，术后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做康复治疗。医院把情况告诉了那个阿姨，并通知她到医院交钱帮老人办理入院手续。然而却没有再见到她。直到老人家的女儿第二天下午赶到，住院费才算缴清。

还亲眼目睹了一件事。一个说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牵着走路趔趄的妻子，要做膝关节置换术。得知假膝盖价格有区别，妻子说就要国产的。医生建议说，进口比国产贵一万多，但材质好更安全，发生排异可能性很小。男人一下子涨红了脸，后来在医院门口蹲在地上哭着打电话借钱。

就是这样一个个故事，几乎天天在医院上演。

十年前，我刚考取公务员，在民政部门与老幼病残贫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打交道。一天，一个约摸70岁的老父亲带着儿子找上门。儿子看上去阳光白净，老人告诉我，他先天中度智障，需要时刻看护。不幸的是，一年前他爱人查出肝癌。一家子生计都靠他撑着，为了治妻子的病花掉了所有积蓄，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套房子，该问亲戚朋友借的钱都借了。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真的不想来，他最后说。

我当时想，一个男人该有多无奈，才会放下最后的尊严去祈求别人的帮助？虽然按照政策规定给他们家进行了一定资金补助，但要填补那个巨大的窟窿，这些仅仅是杯水车薪。没有见过生命的沉重，就不会知道它有多严肃。后来我听说，他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我真替他感到高兴。再后来也没有讯息，我希望他的爱人痊愈康复，希望他的儿子听话懂事，这可能是他给自己想要留下的一点点希望。

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这世上也只有一种真正的坚强，那就是被逼到绝境，依然顽强地活着。生命只有一次，为了这仅有的一次，每个人都会在所不惜。

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如果感到人生实苦，那就去医院走走”。每天被生活、工作、家庭一座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的成年人，如果觉得太难，不妨去医院走一趟吧。在那里，还有太多的人，光是为了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不一味怨怼命运、不纠结愤恨不公。因为比起生死，你眼前暂时出现的麻烦困难、那些难以自我和解的烦恼忧愁不过是心里过不去的坎。大风可以吹倒一面墙，却吹不走一只只有生命的蝴蝶。只要活着，总是能等到阳光照进生活、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

去医院走走

张胤



边看边聊

七夕会

公公婆婆织毛衣，给儿子织绒线玩具、织羊绒丝麻各种四季能穿的衣服，学会织费尔岛花、浮雕般的阿兰图等好看的花色。阿李大学选修的是俄语，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译了俄语文版的编织图文，与织友分享。平凡点滴，涓涓成河。时光忽忽过去了五六年，凡俗生活被一根线缠绕，长出锦绣而动人的肌理。

众声喧哗的年代，人的爱好很容易被新生事物带跑，心思单纯地执着于某件事，越来越难得了。我不由得对阿李生出由衷的钦佩。问她，编织很辛苦，你怎么能坚持的？编织能让我的心很放松，而且还很有趣，你看只要一根线，放进去去爱心和耐心，就会出来摇曳多姿的世界。而且，我只用了一点时间的边角料哦。阿李顿了顿，朝我调皮地笑。

将边角料都能织成锦绣，日子还怎能不美？

雅玩